



两个理发員

独幕話剧

两个理发员

独幕话剧

四川省荣昌县城关业余创作组编剧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北京

1

8361
570

两个理发員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书号1007 字数11,000 印张 $\frac{15}{32}$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64}$ 插页1

1966年3月北京第1版

196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4600册

统一书号: 10069·1007

定 价: 0.07 元

內 容 說 明

秦小琼和小溫是某县城的两个理发員，她們下乡支援农业，为农民理发。秦小琼随时随地带着工具，想方设法方便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社員劳动时她和社員一起劳动，社員休息时她給社員理发，受到群众的热爱。小溫却只是等客上門，因此理发工作总是开展不起来。在秦小琼和何队长的热情帮助下，小溫终于成为社員們所热爱的理发員。

本剧是参加一九六五年西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的优秀独幕話剧之一。其他剧种也可移植演出。

封面設計：尤国华

人 物：秦小琼——女，二十一岁，共青团员，
理发员。

小 温——女，十九岁，理发员。

何队长——男，四十多岁，生产队长。

廖大爷——男，五十余岁，贫农社员。

时 间：现代。

地 点：四川农村某生产队。

〔幕启。二幕外，秦小琼精神饱满
地挑理发担子上。〕

秦小琼 （向内喊）小温！小——温！

〔幕后两侧同应：“嚟！”〕

〔幕后右侧男声：“嚟！哪个在喊？”〕

秦小琼 啊！温志忠，你们今天也要下乡呀？

〔幕后右侧男声：“当然啦！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嘛，我们要把栽秧

酒送到农民大哥手头啊!”

秦小琼 好呀! 我也在喊温小华一起下乡理发
啦。

〔幕后右侧男声:“啊,你在喊对门
温小华哟。”

秦小琼 呃。(又喊)小温! 小——温!

〔小温拿篦子、剃簪上。

小 温 (一鞠躬)秦姐,你早!

秦小琼 还早? 你看(向内指)人家百货业、成
药业、盐糖烟酒业都去了……

小 温 (跟着看)唉呀! 好多人罗。呃,那个
挑包籬的像是王县长呐!

秦小琼 嗯,对。你看王县长挑起包籬走得又
快又稳当……

小 温 是呀,一看到他我劲头就来了。呃,秦
姐,你看那后面的是不是刘局长、张经理呀?

秦小琼 对,对。呃,小温,你看金主任挑起理
发担担儿走得好快哟!

小 溫 嗨！就是呀，你看他挑起担担儿閃悠閃悠的，好輕巧啊！

秦小琼 小溫哪，金主任服务态度好、技术好，是我們的好師傅呀！

小 溫 就是嘛，我一直在向他学习。今天一天亮我就起来搓帕子、磨刀子、欠篦子，就是一提起下乡——

秦小琼 下乡？

小 溫 一提起下乡我就想不通！

秦小琼 想不通？咳！你多下几回乡就想通了嘛。

小 溫 多下几回还是想不通！

秦小琼 那又为啥子想不通呢？

小 溫 为啥子？你們下乡人人欢迎，可是我——

秦小琼 你？你下乡不是也很受大家欢迎嗎？

小 溫 欢迎，光欢迎有啥用！

秦小琼 那你——

小 溫 秦姐，我們理发員下乡支援农业，就是

要給社員理发咄,可是我——

秦小琼 小溫哪,下乡理发是方便农民、支援生产。你又不是不知道,目前农村很忙呀!

小 溫 問題就出在这个忙字上。

秦小琼 忙?就是忙我們才下乡咄,再說未必忙就沒得人來理发呀。

小 溫 哪个^①不是嘛,双搶时节,人家不是在整田栽秧吗,就是在割麦搭麦的,忙得“韃韃儿^②不沾背”!昨天上午我到德胜公社五大队轉了一个大圈圈……

秦小琼 理了几个?

小 溫 几个?瞎子打毬儿——一个都不个。

秦小琼 啊,这就怪了!金主任昨天不是理了十八个嗎?

小 溫 就是呀,我都說有点奇怪……是也倒

① 哪个——四川方言,“怎么”的意思。

② 韃韃儿——四川方言,指发辮。

是哟，再等十年，我也会像他那样——

秦小琼 再等十年？

小 温 是呀，金主任是有名的老理发师，认得到他的人多嘛；再等十年，认得到我的人多了，不就行了？

秦小琼 我看不行。

小 温 不行？

秦小琼 是呀，小温哪，你说金主任是老理发师，认得的人多，所以理的头多，那还有很多年轻的理发员也理得不少吖。

小 温 啊，是呀，秦姐，昨天你也理了十二个吖，（拉住她）你给我介绍点经验嘛。

秦小琼 小温哪，我昨天虽然理了十二个人的发，可是比起金主任来，不管在哪方面，都差得很远哪。

小 温 还差得很远？

秦小琼 是呀，金主任不光人下去了，心也下去了。

小 温 心下去了？

秦小琼 对呀，金主任真正作到了农民想啥他想啥，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呀。

小 温 全心全意！

秦小琼 小温，我想，主要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扎实，要主动，深入——

小 温 深入？哎，要说深入吗，我也是够深入的了，昨天上午跑遍了全队，下午又等了半天……

秦小琼 又是瞎子打毽？

小 温 不，总算碰上了王大爷这个络腮胡！

秦小琼 啊，你们是熟人？

小 温 也不是熟人，头回在城关理发，我跟他修胡子的时候，出了点小毛病。

秦小琼 这回该没有出事故了吧？

小 温 事故倒没有出，还承得他夸奖了几句，可是刀儿没有磨快，剃了很大一阵，才把胡子剃光生，回来的时候，还摸了好几里黑路。

秦小琼 只要顾客满意，摸点黑路也算不了什

么嘛!

小 溫 就是嘛，所以今天一早我就赶倒磨刀
儿咄，就是还磨得不快。

秦小琼 那把我这把给你。(取刀。)

小 溫 那你喃?

秦小琼 我还有把预备的，(开抽屉)你看!

小 溫 (取出一把剃头刀、一把镰刀)秦姐，你
拿这个(示镰刀)去理发呀!

秦小琼 (笑)那是割麦子的。

小 溫 (放回镰刀，看看小刀)秦姐，你太好
了。嗯，只是光依赖你也不行咄。

秦小琼 回来我再和你一起磨嘛。

小 溫 对，我一定跟你学会磨刀。

秦小琼 小溫，时间不早了，我们该走了。

小 溫 人家还要吃两个馒头咄。

秦小琼 你快去吃，我等你。

小 溫 你先走倒，我来追你。

秦小琼 也好，我先去联系，做些准备工作。呃，
小溫，今天我两个一组，你就不挑担担

儿了。

小 温 (立正)謝謝組长!

秦小琼 莫淘气,快去吃饅头!

小 温 是! (下。)

秦小琼 (担起担子)小温,你来的时候,在大路边黄桷树院子何队长那里来找我!

〔小温内应:“是啊。”〕

秦小琼 莫走錯路啊!

〔小温内应:“不得。”〕

〔秦小琼挑担子下。〕

〔少頃,小温一手提工具包,一手捏半个饅头,匆匆上,欲回又止。〕

小 温 算了,开水都不喝了。(走几步,思索)对,要主动! (把半个饅头放进包内)我今天看到头发深^①的,就劝他理,看到胡子长的,就劝他刮。要是他不干哪,——我就来个强迫加說服! (急下。)

〔二幕启。何队长家屋旁黄桷树

① 头发深——四川方言,“头发长”的意思。

下，台右放着秦小琼的理发担子。幕后传来“砰！砰！”的搭麦声，吆牛声，社员们栽秧、割麦的欢快声。有人喊：“快呀！王老三快加油呀！李大哥要遭赶上了哇！”

〔幕后何队长喊声：“扯秧子的，抽两个去割麦子！呃！割麦子的，加油啊！”众内应：“好哇！”有人喊：“何队长，拿几把镰刀来哟！”何队长应声：“要得，马上就来。”

〔何队长快步上场，从台左进屋。
〔秦小琼已经割了一会麦子，一手拿镰刀，一手拿毛巾擦汗，急步上。

秦小琼 何队长！何队长！

〔何队长拿镰刀自屋内出。

何队长 啊！小秦，你一攞就参加劳动，莫把你累倒了，该歇会儿罗！

秦小琼 不累。

何队长 还不累？你回回来都要参加劳动，社員們都有意見啦。

秦小琼 有意見？

何队长 是嘛——

秦小琼 (爽朗地)意見我完全接受，活路沒有做好，我願意跟社員好好学习。

何队长 哎，看你說到哪里去了！社員是对我有意見，說我这个当队长的不会照顾客人。

秦小琼 哎呀！何队长，如今我們大家都是主人了，社会主义建設是大家的事咄，哪里还有当客的哟！

何队长 說得好，說得好，怪不得大家都說你觉悟高，手艺巧，服务周到态度好。

秦小琼 何队长，你——

何队长 嗨！岩坎上那个廖大爷呀，逢人便說党的政策好，培养出你們这样的年輕手艺人。嘿，他要是会到你呀，一定要好好的感謝你一下咧！

秦小琼 为人民服务是应该的嘛。何队长，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指示我还没有完全做到呀。

何队长 嗯，共产党、毛主席真是想得周到呀，吃的，用的，穿的，连理发都送下乡来了，你说，社员们的干劲哪个不大嘛！

秦小琼 是呀，一看到农村这热火朝天的生产劲头呀，我硬是舍不得走呀！

何队长 (笑)哈，哈……你真是个热爱农村的好姑娘呀！呃，快歇会儿罗。(端板凳。)

秦小琼 不，何队长，我是来给你说一声，我到对门刘家院子去给刘大公剃个头就回来。

何队长 刘大公，啊，对呀，他八十多岁了，行动不方便哪。呃，你咋个晓得他要剃头吔？

秦小琼 咋个不晓得嘛，我计算日子，他就是该

剃了嘛。(欲挑担担儿。)

何队长 好呀。担担儿就不挑去了嘛，你等一下。(进屋提热水瓶出)就把这个提去冲点冷水就够了嘛。

秦小琼 (带好工具)呃，你们要吃吖。

何队长 坡上还有好几个茶壶水瓶有水咧。

秦小琼 好。

何队长 我把担担儿给你挑到田边去，还是你的老办法：社员休息，你理发。

秦小琼 好，谢谢你。

何队长 呃，你——

秦小琼 好，不谢不谢。(快步下。)

何队长 快点转来哟！

[秦小琼内应：“晓得。”]

何队长 嘿！小秦真好呀！（下。）

[小温手提工具包上，看看周围。]

小 温 呃，黄桷树院子，像是这个地方，对。
(向内喊)秦姐！秦姐在这里没有？没有人……她莫非在路上耽搁了吗？好，

歇一会儿，等她来了再说。（张望，有所发现）嘿！那个人的头发很深，把他喊到。（大声喊）喂！那个挖鏊口的同志！

〔内应：“啥子事啊？”

小 温 你的头发剃得了，我是剃头的，快来，我跟你剃了。

〔内应：“不得空，等会儿来。”

小 温 好，我在这里等你哟。（失望地）我说没得人理发嘛，看到他的头发都剃得了咧，（双手一摊）不得空！（丧气地坐下，又有所见，转喜，大声喊）喂！那个挖竿担的同志！你的头发剃得了！……呢！……（手又一摊）又是不得空！（又坐下。）

〔廖大爷兴高采烈地上。

廖大爷 哎呀！那个大姐硬是好哇！听说她来了，我一定要……呃，呃，我一定要表扬她一下！（察看。）